

花彩少女的 事儿

秦文君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RIN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HUACAI SHAONÜ DE SHIER

花彩少女的事儿

秦文君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彩少女的事儿/秦文君著. —南宁:接力出版社, 2004. 8

ISBN 7-80679-579-0

I. 花… II. 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0896 号

责任编辑: 李朝晖 美术编辑: 郭树坤

责任校对: 张 莉 责任监印: 刘 签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律师事务所

印制: 北京中铁建印刷厂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2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80 000 册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71-5864694 5863291

目 录

一、寂寞朝朝暮暮	001
二、花自飘零水自流	014
三、有人楼上愁	031
四、柔蓝一水萦花草	051
五、我见青山多妩媚	071
六、长歌诗，短歌诗	085
七、洞庭秋水远连天	104
八、今日之日多烦恼	122
九、俱怀逸兴壮思飞	142

十、碧海青天夜夜心	161
十一、春城无处不飞花	174
十二、自在飞花轻似梦	188
十三、江流曲似九回肠	203
十四、一年明月今宵多	215
十五、西楼望月几回圆	232
十六、龙池柳色雨中深	243
十七、始知相忆深	259
十八、殷勤说与年华	271

一、寂寞朝朝暮暮

那晚，第一个来“骚扰”林晓梅的人叫黄玫玫，她是从林晓梅的表姐林晓霞那里得到电话号码的。这个富家女黄玫玫长着滚圆的脸，不算漂亮，但听说她特别在意男生们的长相，看见长得精神的就叫帅哥，还喜欢对那些长得不好看的男生冷嘲热讽。

黄玫玫在电话里七扯八扯，问林晓梅有没有去参加初三体检。还说那五官科的检查最搞笑，拿一瓶醋、一瓶酒精让人闻，她们班有个男生长着肉鼻子，她看见他像狗狗那么嗅来嗅去，差点笑死了。

“林晓梅，你们班那个可爱的‘小布丁’的鼻子长得最耐看了。”黄玫玫说。

林晓梅问：“谁是小布丁？”

“你都不知道？”黄玫玫说，“你们的大班长，他是初

三最帅的男生，叫邱士力。”

林晓梅这才知道有这回事。那邱士力以前有个外号叫“宪兵司令”，他看人时直棱棱的，有点挑衅似的，好像和小布丁挨不上边。谁知，黄玫玫偏说这样的男生最可爱。

黄玫玫还向林晓梅打听邱士力的手机号码，说很想有人介绍她和小布丁认识。林晓梅听了更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没有接口说什么。

后来，林晓梅的“独怆然而涕下”，哭得“凄凄惨惨戚戚”好像与这一切都有关。

林晓梅挂断了电话，端坐在阔绰的闺房里，准备接着再应付那颇为棘手的“摸底考”。班主任柳老师的原话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一场考试用了N个“重要”，这还了得！

林晓梅轰轰烈烈地背一轮英语单词，又扫荡般把数学公式排摸一遍，最后才轮到古文古诗的狂轰滥炸。放下书本，冷不丁想起那邱士力这坏小子来，记得初一时，她与他一起排一段英语小品，排到“公主的美丽让王子惊呆了”时，他头一歪，“死了”，她大叫起来，他才“活过来”，胡诌说：“林晓梅，我惊呆了，你比别人还要美丽。”当然，他解释说，那“别人”是医务室里的骷髅。

去他的，她想，还小布丁呢。她又开始背诵李白、王维、杜甫的诗，接着再追随刘禹锡、辛弃疾。

她刚背诵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厮栽在，黑灯瞎火处。”有个动听的嗓音接上来，还把后两句“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给肆意篡改了。

林晓梅回头，见是表姐林晓霞驾到。林晓霞是个美名广

传的人，高挑的个子，仙鹤一般，已有一米七零，还贪心，穿着中跟凉鞋，纤纤腰肢，含羞走路，带来一种飘然而至的清纯气质。还有她那轻软摇曳的连衣裙，软糯口音，浅浅甜笑，像一个俏丽、娇媚、浪漫的魂儿，不枉为上上下下称道的“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校花。

“怎么痴痴的！”林晓霞嗔道，“老妹，别跟小明王似的，死脑筋捧着书读。读成个古板的小老太婆，就不会有人爱你了。”

“不在乎，我早已有了一个最爱我的人了。”林晓梅甜甜一笑。

“老妹，不简单哪。”林晓霞说，“此话当真？”

“此处无戏言，”林晓梅说，“你可想知晓那个人是谁吗？”

“为何不呢？”林晓霞垂下眼帘，视线盯着自己的鼻尖窃笑，“从实招来。”

“我呀！”林晓梅嘻嘻地笑，“最爱我的人就是‘我’呀。”

林晓霞跟着笑，评点道：“答得机巧脱俗，你应该到学生会任文艺部长。”

林晓霞大林晓梅两岁，两人同在第二中学求学，习惯于没大没小。暑假后，晓梅升初三，晓霞念高二，都是引人注目的美少女，林晓霞在校学生会里任点职，也不避嫌，说自己“太老了”，力荐林晓梅当学生会文艺部长的候选人，算得上姐妹情深。而她与另一个表妹，管楠阿姨的女儿王小明，就隔着相当距离，有意叫其“小明王”，还说那小明王的脾性跟她头上编的小辫一样，硬拧着，像干麻花。

“谁知别人会不会慧眼识人呢！”林晓梅开玩笑地说。

“老妹啊，你不是驼背眯眼、招风耳朵，长得讨人喜欢很占便宜，你是有才情有美貌有魅力的女孩。还有，你一向是个幸运小女神。”林晓霞说，“我不敢说学生会里对你有好感的男孩女孩有多少个。要是算一算第二中学内曾经偷偷打听你的男生，他们排起队来，至少能绕操场三圈半。只是，你要小心张飞飞那一伙人，她们会搅得学生会的人纷纷从你这儿撤退，然后去投票给张飞飞这样的人。”

“什么意思啊？”林晓梅说，“贾梅统计过，我的人缘比张飞飞好！”

林晓霞笑而不答，只说：“问问黄玫玫就知道了，张飞飞有勾魂手腕的。老妹，管林阿姨今安在？刚才不是你老爸给我开的门，老林是块好老姜，他没盘问就放我上楼。喂，他会不会看走了眼，把我当成你了？”

“碰上我爸是你的幸运。”林晓梅答道，“要是碰上我妈，七问八问，非得几个来回。”

“管林阿姨这老姜的确辣。”林晓霞喜欢套用“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我领教过多次了。”

林晓霞对晓梅一家三口的名字有过经典评判，说林晓梅的大名含义是“破晓前林中盛开的一朵梅花”，褒义溢于言表。姨父林忠岩则是“林中一块又死又硬却忠心耿耿的岩石”，大致是先抑后扬。而她对亲阿姨管林，则是略有微词，称她的名字直译就是“死管林家人的一块老姜”。

“管林阿姨哎！阿姨哎！”林晓霞朝楼下喊，“要死了，您不会不在家吧？”

林晓梅表示“莫名惊诧”。平素林晓霞对妈妈管林是避

之不及，总说其目光炯炯，会把女孩藏在心里的秘密都偷窥了去。

“你怎么了？”林晓梅问，“我妈去超市了，过一会儿才回来。”

“哦，主啊，保佑她快快回家，火速火速。”林晓霞狡黠地一笑，解释说，“本人有重要使命在身。”

林晓梅悄然思量，或许林晓霞是受管桂姨妈之托，有要事呢。

“喂，老妹，”林晓霞找出个新话题，“你可知高二的哪些男生们背地里如何评说我们姐妹两个吗？”

林晓梅摇摇头。高二的男生中，有个一表人才的学生会主席肖林，全初三的女生对其都有点小小的崇拜。其他出挑点的，还有那个话语极少，只用眼睛和手势跟人打招呼的诸葛小兵。他有着麦色的皮肤，看人时眼神定定的。她原以为他眼睛有病，可林晓霞却说，这是诸葛小兵的魅力所在。她对他的印象并不算深刻，也许是肖林的光芒把他盖住了。另外，似乎那拨高二的家伙里有好些个长得相像：戴眼镜、有粉刺，说话摇头晃脑，还挺爱摆酷的。

“他们从全校女生中选拔‘金陵十二钗’。封我是葬花的林黛玉，封你是贤淑的薛宝钗，知道初二的肖白彩吧，他们说她是妙玉。”

“真是厚脸皮！”林晓梅大为不满，她认定自己有几分像黛玉，又有几分似探春，介乎这两者之间还差不多。这帮无聊的家伙怎敢把她归于她本人反感的角色——那工于心计的薛宝钗，有损她的光辉形象。

“你知道他们把谁封为王熙凤吗？”林晓霞说，“告诉

你，是张飞飞！”

这话才让林晓梅展露些许笑意。的确，张飞飞又辣又蛮，是很“王熙凤”的。

林晓霞说起张飞飞，便拉长了脸，一脸不屑，说这人太“那个”，张飞飞到处游说，她很有把握当选学生会文艺部长，把这看成是个大机会。瞧这个人的品质，很有点野心。再说啦，听说她自诩西施，还吹嘘说至少有 50 名男生讨好过她。其实，按黄玫瑰的说法是张飞飞在耍手腕。那个以前在校艺术团演过“青松乙”的男生，过去没有人理会，去年练了跆拳道后，就火起来，有了个可爱的新雅号，叫“小黑带”。前一阵，小黑带应邀给黄玫瑰她们五个示范“跆拳道入门”，结果，“五朵金花”里有两个不约而同地喜欢上小黑带，争着给小黑带发短信，关心他，差点要“姐弟恋”了，结果他给她们回短信，透露说自己已有女朋友，就是张飞飞。

林晓梅不由问：“那两个人里有黄玫瑰吗？”

林晓霞摇摇头，说：

“黄玫瑰嫌小黑带不够帅，她喜欢魅力男孩邱士力。那个张飞飞根本不把小黑带放在眼里。把她当成是自己女朋友的男生有好几个哪，张飞飞亲口对小明王说，她只是喜欢‘被爱的感觉’。她才不管有多少追求者，哪怕他们为她决斗，吃苦的吃苦，伤心的伤心，她都不管！”

“真的？”林晓梅尖叫起来，“真会这样？小黑带不是太可怜了吗！”

“这两天还有新闻呢！我们高二语文组新来一个大帅哥方老师，这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林晓梅点点头，这事的风声似乎在她耳边刮过。好像传说那方老师是全校男老师中的第一帅，年轻倜傥，谁知道呢，林晓梅也没上心，更没急着要去考证。

林晓霞说，这个方老师对其他女生都“恭敬着并冷淡着”，平时只爱跟男生们往来，在球场上打成一片。惟一例外的，是他很宠张飞飞，高中部的女生们看见他们两个人在走廊里有说有笑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张飞飞还像小女人似的，跟在学生会主席肖林身后，执意要送他一条自己编织的毛线手链。

“肖林居然收下了。”林晓霞怒气冲冲地说，“这个肖林，也不想想别人会怎么看他，好不公允，高二有一大帮女生为此不平，打算要集体质问张飞飞，她要阴谋呢。”

“高二空闲时间多一点吧？”林晓梅紧张起来，天昏地暗似的心烦，她支开话题说，“在我们初三，不会有人顾这些事。老天，明天就是摸底考。”

林晓霞也有同感，说初三真是不堪回首，尤其对于学习成绩尚可的学生，想在中考有个好果子吃，非得赶乘初三考试快车。那是疯狂的过山车，挤上去后中途休想停下来。

“那些月考，很摧残人。”林晓霞气哼哼地说，“每一次重要考试都做年级排名，把人分成几个档次，定了性质。告诉你，我们学校的摸底考总是题目恶难，就像先打三百杀威棒，让人去除幻想，死心塌地。”

正说着，林晓梅的妈妈循着说话声找上楼来，推门就说：“正谈学习吧？好啊好啊，晓霞是最乐意帮衬我们晓梅的，嫡亲的表姐妹呀。唉，这种时候，谁若是再跟晓梅谈别的，就是要害死我们晓梅了。”

“哦！我们的确在谈摸底考的事。”林晓霞窘迫地说，“真的，真的，管林阿姨。”

“说的什么话啊，阿姨还能信不过我的晓霞啊。”管林说，“说心里话，我巴不得你住着不走，天天开导晓梅。”

林晓梅知道，妈妈对林晓霞是三分爱，七分忌。爱是因为林晓霞是她的外甥女，出落得亭亭玉立，很给管家人长面子的；忌的是，林晓霞不是个肯就范的乖乖女，独立、大胆，时常会惹出些小麻烦，还把长辈称为“老姜”。妈妈最怕晓梅跟着晓霞学样。

“妈妈，我们真的在谈摸底考的事。”林晓梅说，“表姐给了我不少忠告。”

妈妈悄悄白了林晓梅一眼，目光严厉悠长，意思是：一边去，别装了！天知地知我还不不知？你们两个休想串通着来哄我！

“管林阿姨，”林晓霞怏怏地说，“来了好久了，我也该走了。”

“那怎么可以哟。”管林亲热地上前拉过林晓霞的手，把对方的手背在自己脸颊上贴一贴，说，“我可舍不得呀。我爱多看看如花似玉的外甥女。这样吧，把晓梅扔在楼上复习，我们两个下楼喝果汁，聊天。中考的事，你是过来之人，咨询你最合适不过。”

“啊，啊！”林晓霞怎敢奉陪，百般推诿，说，“我，我还想出门买点文具，再晚，恐怕商店都要打烊了。”

“缺什么物品，只要外甥女开口，”妈妈一脸热忱，语气亲昵，“我叫你姨父去买来便是，一件都不会少你的，怕只怕你姨父买的東西会不称你的心。你要是肯，就算是给你

阿姨机会尽一份爱意。”

林晓霞脸上还是笑着的，行动上已乱了章法。斜着肩往门外躲让，嘴里说着：“谢谢管林阿姨，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得走了。”她的口气里已是带着恐慌和求饶了，话未说罢就往楼下走，有点落荒而逃的意思。

林晓霞败走后，管林拉下脸把林晓梅好一顿训斥，说她没志向，没毅力，见来了个林晓霞就昏头昏脑，忘却自己最重要的目标。林晓梅跟妈犟了几句嘴，以辩解为主。过了一会，妈那边平和下来。或许，妈这么训斥她，也带点“诈降”的意思，听她辩得有理，就收敛了一些。隔了一会儿，她还给晓梅送上来家传秘制的补身子的“八宝奶”。

可在晓梅心里，仍是冒着一股不服的无名火，妈妈好虚伪哦，当着晓霞的面“卿卿我我”，还取人家的手贴自己的脸颊呢，好不热络，心里却打算着怎么能不饶过对方。何况，这样把表姐逼走多不公平，挺亏欠这个大美女的。

父母忙着在底楼客厅商量美加美公司的事，晓梅乘机悄悄拨了表姐的手机。

手机通了，嘈杂的喧哗声、说话声、音乐声响成一片，像是在一个聚众狂欢、醉生梦死的场所。

“老姐！”晓梅说道，“我妈这样，我万分抱歉！”

“不会吧？嘻嘻！”林晓霞说，“晓梅，你在说反话吗？”

“我妈妈她，唉，她对你不够热情，赶你走……你……小人别计大人过。”

林晓霞忍不住哈哈大笑：“老妹，你怎么如此单纯可爱小不懂。是管林阿姨这老姜中了我的奸计。”

“什么？什么？”林晓梅问。

林晓霞说，有个男生过生日，要开灯光生日派对，诚邀她参加。她要是拒绝，恐怕他会伤心欲绝。何况，她绝不愿对他那样残忍，因为他很可爱很帅很迷人。她答应了他。只是她的妈妈，也就是林晓梅的管楠姨妈，把所有男生当强盗一样提防着，她若是明说，肯定出大笑话，说不定她妈她爸会陪同她一块前往，守在一边做超级电灯泡。所以，她只能走曲线，对家里的老姜们说去指导晓梅中考，预谋着呢，等一到林家，转一圈就奔自己的目的地去。

“那你为什么非要等我妈回来呢？”

“我说，你能不能成熟点，老妹，你不会以为我怀念管林阿姨吧？”林晓霞说，“你这小不懂，想过没有，我妈会给你妈打电话核实我是否真的来过，我需要证人。”

林晓梅听得一愣一愣的，尖酸地反击说：“讨厌，活像个阴谋家。”

“要怪就怪我父母逼的！”林晓霞说，“我只是斗智，不是阴谋是阳谋。喂，告诉你啊，这灯光生日派对阔极了，他家客厅有一百多平米，富丽堂皇。一会儿，他家的女司机要开着最新款的宝马车带我们外出兜风。车是白色的，敞篷式，那女司机很妖的，打扮得像麦当娜。老妹，要不是你那个该死的摸底考，我真想带你过来见识见识，我想，那个英俊的寿星肯定会答应的，他还问起你呢！”

“是哪个英俊的寿星在过生日呢？”林晓梅急切地问，心怦怦乱跳。

林晓霞说：“他邀请了他的死党诸葛小兵，还邀请了两个女生，其中一位就是本人，另外一个黄玫瑰。哦，他似

乎想与你说话了，你等一等啊……”

“林晓梅！”有个人热忱地说。

林晓梅疑疑惑惑，电话换了手再听，心里七上八下，如上云端。

说话的人是肖林。肖林说学生会是个亚社会，他很赞成林晓梅参与竞选文艺部长，重要的是勇气和过程，而不在于结果。他说话时总是担着点，把她会不会当选说得藏而不露。她答应了几声，突然，电话被揪断了。林晓梅头一抬，见是老妈站在跟前。

林晓梅哭丧着脸，好久都沉在沮丧里。真是恍然相隔一个世纪，感觉不太好了，自己太孤独，形单影只，说不定在肖林面前已经大失面子。

林晓梅甩了那些书本，躺在她舒适的床上。那床，是爸爸林忠岩特意请设计师精心打造的，不软也不硬，据说是保护脊骨的。

淡淡的深情的月光给阔绰、舒适的闺房添了一种生动的美感，她静下心，屏声敛气地，也可以说是不可遏制地想着肖林的派对，也许他们四个还在狂欢吧。她刚刚经历了一件美妙的事，她回想着肖林喊着她的名字时，口吻显得那么温柔、热情，拂动人心哩。他关切地问起她，她心里泛出温暖和幸福，挺柔软的情意，催得人想淌眼泪。她悄声对她的枕头说：啊，没事的，我不能亲临现场，但已能感觉自己挨着表姐和肖林，这两个可亲的人。甚至，那宝马车已经幻化成长翅膀的飞马，载着他们在云朵上奔腾，肖林在云际中叫她的名字时会是怎么个语调呢？

心里藏进了那种温情的幻象，忽而想起与张飞飞的明争

暗斗，想起明天的摸底考试，好不悲喜交加，一颗少女温热的心冷丁一阵沉寂，滋味不太好，仿佛从有亮光的地方突然来到沉闷的黑处，不能找回自己似的。还有，过去她一直以为自己在学校很智力超群，被表姐、众同学簇拥着，可是现在，仿佛别人都呼啦啦朝别处跑去，多她少她都没什么。甚至，她还不知道自己不想多看一眼的身边的男性邱士力，竟成了女生心目中的“魅力人物”表姐也说她有点幼稚和落伍。她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又想着肖林戴着张飞飞送的手镯，以后就会慢慢冷淡了自己。她感觉泪湿脸颊了。她居然哭了，先是小声的，轻柔的，谁知这么一松开，泪水就收不住了，哗哗地淌，淌得两颊精湿了，那只柔软的枕头也湿了一块，仿佛“知我心事”，也流起了泪。说不出的伤感漫在心头，就像天上淡淡的灰云，难以擦拭。只有用泪雨才能把心境洗梳，洗得明镜似的。

更糟的是，她无法入眠，强烈的抑郁，忽高忽低地起伏着，让她孤独。心揪得紧紧的，沉沉地坠在那儿。

她三呼“嗟乎”，飞快地想主意对付失眠，有个很老土的数羊法，据贾梅称，这妙方，是从汉朝的宫廷太医那儿流传到民间来的。贾梅从不骗人，所以这话看来无误。只是，贾梅这个论断不是她发明的，而是出典于她哥的死党鲁智胜。那个人，谁知是好人还是滑头鬼，有点可疑，值得多打几个问号。

不过，试一试也无妨，她想，无非数数羊。于是便开始认认真真默数起来：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

她一口气数到一百八十只羊，差不多烦得想落入羊圈做羊好了，脑子却仍清醒呢。一闪念，记起贾梅说过，每次数